

柬埔寨局勢的檢討與展望

羅石園

自美國參加越戰以來，柬埔寨元首施亞努，無時不在痛責美國侵略——要求美軍儘速撤離越南；但當巴黎和談開始以後，他反而主張美軍應繼續留駐東南亞地區，以謀求局勢的平衡（註一）。接着釋放被俘美軍，公開聲稱越共部隊以東境為庇護所，且指出其駐地及人數，要求美軍入東境追擊或予轟炸（註二），一再表示願與美國復交。因而一般人都認為柬埔寨的外交路線右轉，是為了平衡戰後內外共黨壓力的勢所必然。可是正當美、柬復交正式談判即將開始的時候，施亞努又突然以美國承認柬埔寨邊界有欠明確為理由，使雙方關係頓告凍結。此種出爾反爾的態度，究竟是由於他企圖以復交敲榨未遂？還是身不由己——無法在外交上有左右逢源的自由？

(一) 以獨立與民主奮鬥遏制赤禍

提起柬埔寨，大家都認為施亞努在此一土地十八萬一千方公里，人口四百二十萬二千的王國中（註三），具有着充分的權力——大有「朕即國家」之慨。他任國王時如此，把王位禪讓給他父親而轉任國務總理時，更是如此，甚至交卸了國務總理在野時，仍是如此。這種看法，自柬埔寨在法國聯邦內獨立以來，在前一段過程中，是有其歷史實事可以證明的。可是近年以來，他的權力已今非昔比。其言行所以常常不能一致，並不完全出于他的個性善于翻雲覆雨；乃由於內外左右的壓力所迫，致個人沒有展佈的自由。

在柬埔寨人民心目中，施亞努是民族英雄，也是偉大的政治家。其所以贏得人民如此的愛戴？要翻開柬埔寨獨立史，便會感到並非偶然。他和安南王保大一樣，同是法國一手培養的王位繼承人。當一九四一年，東國四世王駕崩，法國人因不願讓有反法思想的王子襲位，乃將其迎回金邊繼承外祖父而為五世王。當時他雖是十九歲的青年；既不留戀花香人媚的巴黎，也不甘作為馴服的法國傀儡；以後更沒有因共黨以「民族解放」為號召，發動「驅逐法國殖民勢力」，「打倒封建及法國殖民者傀儡王權」的喊殺聲而有所畏懼。

他的努力，是首先制訂柬埔寨憲法，使國家進入君主立憲時代。原定于一九四七年舉行首次大選——建立責任內閣制的民主政府，但因當時外有法國勢力的阻撓；內有柬共勾結越盟的破壞，以致選舉計劃未能如期實現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，施亞努以越南民族解放運動怒濤澎湃，戰火瀰天，已使柬埔寨無法控制人民要求民族獨立的怒火為理由，迫使法國不得不與柬簽訂協定，承認柬埔寨在法國聯邦的獨立地位。他於爭取到初步獨立的地位以後，接着於一九五〇年舉行大選，成立國會與地方議會及責任內閣。（註四）

惟當時柬埔寨黨派林立，尤其「自由黨」控制有游擊武力，勾結越盟，背叛政府，造成國內極度不安。一九五二年三月，受越盟利用之日據時代首相山玉成投入民主黨，使政治危機更形嚴重。不久，共黨策動的宮廷叛亂發生，其目的原在狙殺外抗法國內除共黨的青年國王。不料施亞努警覺性甚高，從臥室中聞風潛逃，立即進入陸軍指揮部，使用象隊一舉而將叛眾擊散。一九五三年一月，他又發現共黨另一叛亂陰謀，而參與此一叛亂陰謀的，有國會議員及政府高級官員，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毅然解散國會，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，將政府中十二位陰謀叛亂份子，一律逮捕下獄；且為擺脫議會給予王室的困擾，要求國會給予他以處理國政的全權，並提出以三年為期的保證，如果未能如期達成任務，願受國民所組成的法庭給予制裁。他

所稱的任務：是使國家由完全的獨立，進入政治民主、經濟繁榮的境界——也是以和平方法向法國爭取到完全獨立自由，以民主政治與經濟繁榮，消弭共黨叛亂。（註五）

（二）攘外安內的成就

施亞努的初步成就已獲得了東國人民的廣泛信任，由國會授予他三年處理國政的全權即可概見。他第二步的努力目標，是向法國爭取完全的獨立權——希望柬埔寨能擁有像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大英帝國聯邦中同等的地位。進行此一工作的步驟：是首先派員赴越南與寮國接觸，得到兩國的同意後，他即親赴巴黎，要求法國政府給予柬埔寨以真正的獨立而未得要領，乃轉赴美國展開訪問工作。雖然白宮當軸並未明白表示支持他的獨立要求，但他所發表攻擊法國殖民政策不當的談話，顯然已獲得全美輿論界的同情與支持。

他在紐約對記者談話的內容是：（一）柬埔寨的法律不能拘束在柬的法國人，警察不能干涉法僑的行動；（二）軍隊須由法國人指揮；（三）經濟貿易不能自由輸出輸入，關稅不能自主。他最後聲稱：「我深信柬埔寨的知識份子，多相信胡志明乃為其本國之獨立而奮鬥。因此今後數月內若不予柬埔寨以獨立實權，人民即有與胡志明合流而發動大規模叛亂的可能」。這一期間，越共正大舉侵寮，更增加了他談話的力量，而同情他的輿論，由美國一直傳播到整個自由世界，無不一致予以同情的支援。

巴黎在越共叛亂與輿論的壓力下，不得不對柬埔寨獨立的要求加以安撫。五月初，法柬談判簽訂協定，其內容：○柬埔寨國王為國軍總司令，負責國內安全；○柬政府在司法上有完全自主權。可是施亞努以所要求的財政經濟關稅自主權並未解決，遂於同年六月十三日脫離法方的掌握而赴泰國避難，並對柬人發表廣播稱：「法對柬獨立問題採取拖延政策，因而授權國務總理處理國政，個人擬在國外以自由之身爭取國家獨立」。（註六）很顯然，他這次出走，在表示他在國內受到法國的控制壓迫，擬以此獲得國際上更多的支持，迫使法國不能不允許柬國完全獨立。

他抵達曼谷後，曾要求泰國向聯合國提出柬埔寨獨立問題，雖然泰方未能接受，但國際間對他的同情卻因此更增。在曼谷逗留不久，他又突然離開泰

國，回到柬泰邊境的馬得望，組成柬埔寨獨立軍總司令部，就任總司令，並發出通告稱：「我們將否認保法國聯邦之一，除非法國承認柬埔寨獨立——最低限度，須與巴基斯坦在英國聯邦地位同等……如和平方法得不到滿意結果，即將採取其他方法，為達到此項目的，甚至準備犧牲國家生存亦在所不惜」。此一通告，使法柬關係進入緊張狀態。法國以保僑為名，源源向金邊增兵，並在機場架起大砲；同時施亞努亦發表告全國人民書，宣佈立即動員作戰部隊。

此時適值法國內閣改組，新閣決定給柬埔寨以完全獨立主權，不參加與越寮組成的財政經濟同盟，將領事裁判權——包括對法僑、華僑審判權，一律交回柬政府。在軍事方面：法國同意予施亞努國王以柬國境內軍事指揮權——包括駐柬的法軍在內。一九五四年越南停戰談判期間，柬埔寨之所以沒有如寮國被共黨所分割，乃由於施亞努掌握民心迫使法國允許其完全獨立後，更籠絡柬共所利用散處於東南山區的五千游擊隊，及盤據金邊西部的人民自由黨首領沙文旺。張達朗率部投降，接着柬共首領山玉成的親信楊嗣祖亦向政府歸誠，使柬埔寨局勢益趨安定，以致越盟在日內瓦談判期間，雖閃電組成了柬埔寨傀儡政府，但柬人均不知有山玉成總統，祇知有施亞努國王，故未達成分割目的。（註七）

（三）何以採取親共外交路線

施亞努雖使柬埔寨從法國殖民地得到了完全獨立，且從共黨的屠刀邊緣避免了宰割之禍，可是財政經濟問題，卻使他無法解決。因為此一落後的農業國家，其農產品的輸出本是依賴越寮兩國為其大主顧——尤其是北越與寮國，是其糧米銷售的主要市場，柬埔寨既擺脫了與越寮的經濟同盟，加上戰後越寮兩國經濟蕭條，使柬埔寨的農產品外銷停滯，而政府的編制擴大，以及軍隊將投誠的柬共武裝收編後，增加一倍以上的國防經費，又必須按月支付，這種由獨立而帶來的財政經濟困擾，使施亞努祇有求之于外援，何況他一心要使柬埔寨迅速建設成爲現代化國家，其所需的資金與技術，也必須仰賴外國支助。

當東南亞先得到了完全獨立的國家——如印、巴、緬各國，對美國主動

提出的軍經援助計劃尙拒之于門外時，施亞努在柬埔寨剛得到獨立後，便毫不遲疑地請求美國援助。一九五四年停戰協定實施後，柬埔寨立即發行其獨立的貨幣，國家預算每年爲四十億美元（約合美金一千萬元），其中二十五億是得自美援。除軍費及裝備由美國供應外，如公路建設及計劃興建的暹羅灣雲壤港口（亦稱施亞努港），均由美國負責援助建築（此港以後由法國援助建築）。一九五六年的全國公路建設預算一千五百萬美元，即由美國支付；同時在美援計劃下的漁業發展，日本漁業專家也紛紛而來。（註八）

曾如施亞努自己所說的：「美國對柬的援助，是絕無條件的，在柬埔寨的美國外交和技術援助人員，亦並不干涉內政，祇是埋頭致力於幫忙柬埔寨的建設（註九），因而獲得了施亞努及其人民普遍的好感。如果他一直堅持此一聯結自由友邦的外交路線，至今柬埔寨即已成爲中南半島最繁榮的小王國，然而他何以要突然採左轉外交政策？如果真正是爲了「中立」而左右逢源，又何以要主動拒絕美援？以至與美國斷絕外交關係？當中共與蘇俄交惡而後，連他訪問莫斯科也遭到了閉門羹，可見他在蘇俄的心目中，已完全一面倒向北平；又是誰使他甘心成爲毛共尾巴？」

要求得以上各項問題的解答，我們如果不承認施亞努是共產主義者——是蘇俄所謂的「教條主義」者，自然也不能滿意於施亞努自己的解釋：「我向左轉，或向右轉，都是我自己的事，因我唯一的目的，都是爲了圖謀國家的利益」（註十）。這祇能說是在內外共黨套索下的自我解嘲。如果柬埔寨的外交政策確能任他自由運用，就他以往的縱橫氣魄，決不會使外交路徑愈走愈狹，外援愈來愈少。我們要是深入地分析柬埔寨的情況，雖然在表面上並沒有被共黨宰割成爲兩半；但其潛伏滲透在政府和執政黨內的，比較擁有武裝的束共更爲可怕，因爲他們可以左右施亞努對政策的決定，進而使他的意志無法自由展佈。

大家多以爲施亞努的親共，是受了尼赫魯、蘇卡諾等人的影響，乃醉心于中立外交路線。可是印度和印尼在高唱「中立」論調期間，雖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作北平莫斯科的傳聲筒，但在外援方面，始終是左右逢源，不僅來者不拒，且經常挾共產集團的關係，用以向美國獻詐，決沒有像施亞努的行動——當北平的援助尙在口惠而實不至的階段，便先拒受華盛頓已源源送到金邊的援助，使他夢寐以求的各項建設均因此中止。倘非受內部共黨

的重大壓力；抱有雄心壯志的施亞努，決不會出此下策。

(四) 束共的陰謀及其挫折

誠然，施亞努與北平搭上關係，乃由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在萬隆「亞非會議」時，周恩來對他進行遊說：強調共產黨不侵略，願意與任何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。隨着更進讒言，謂美國援柬款項，是從對柬貿易中所賺來的，並不足稱爲恩惠。至於開關雲壤港，蘇俄有機噐，中共有人力，儘可迅速建成，並邀他訪問北平進行會商（註十一）。因而在一九五六年二月，他以國務總理身份訪問北平——因爲在一九五四年，他已禪讓王位而于競選中出長內閣。隨同赴大陸訪問的，有皇室最高議會委員蘭涅特·欽迪克，國會副議長桑尼，國民議會議員朱柯斯及空軍參謀努呼上校。可見他此次是經過皇室最高議會，及國會兩院的詳加研討而同意的。

美國對獨立後柬埔寨的援助，關係着經濟與國防的安危，周恩來對施亞努的說詞，已暗示柬埔寨對北平與華盛頓的關係不能二者得兼，所以在決定訪問北平之前，必然先決定拒絕美援，縱使施亞努是生性易于衝動，難道王室重臣、議會兩院諸政要都不衡量國家得失安危。因此，我們有理由斷定這是束共潛伏份子和北平呼應的效果，而一些非共反共人士，也在它的心戰統戰策略下，祇有表示同意。

翻開柬埔寨的獨立史，我們不難看出束共的奪取政權計劃，原非依賴武裝，乃是準備從議會鬥爭中建立赤色政權，這由于柬埔寨在大戰勝利後即已頒布憲法，採君主立憲制，並定于一九四七年舉行大選——建立責任內閣的民主政府，所以束共祇須在民智未開，文盲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民間操持選舉，即可輕易取得政權。這一年大選之所以流產，原因雖多，而束共準備未週，從中破壞，乃主要因素之一。至一九五〇年再度大選，被束共滲透的民主黨在國民議會九十一席中佔五十席，佔大多數二十六席的自由黨，以後也發現有甚多的共黨潛伏。可見束共從大選中奪取政權，輕易地便告成功。（註十二）

民主黨原是柬埔寨王室大臣階級所領導，其中有親王、前首相及各部大臣，先前的官派議長、副議長及議員，自束共滲入後，立即加以分化，使若

千人宣佈退出，另組「國家復興黨」。而柬埔寨憲法又規定內閣總理並非由國會多數黨產生，乃由國王任命，亦無須投信任票，所以施亞努任命由民主黨分裂而來的復興黨領袖嚴森組閣，使柬共的計劃遭到挫折。但民主黨仍是柬共的統戰機構，它一面攻擊施亞努是「法國傀儡」，一面利用議會要求削減王權，于策動宮廷政變未成之後，又企圖推翻復興黨的內閣，至陰謀暴露，山玉成逃逃至泰柬邊境的荳蔻山區，發動武裝叛亂，成立「自由東政府」。

經過施亞努大刀闊斧將民主黨的柬共份子清除後，照理，該黨從此應與王室戮力同心，共謀國家的獨立復興。可是它藉執政之便，仍暗通山玉成。施亞努在無可奈何中，祇得改組內閣，自行親政。詎料民主黨又拒絕通過預算案，鼓動罷課，在金邊投擲炸彈，否決「鎮壓騷亂法案」，始終與施亞努站在敵對立場。經繼續對該黨深入清查，發現其議員中有人參加柬共秘密集會，陰謀推翻君主制度，製造親越共政權，所有鼓動罷課等行動，都是執行柬共決議。此外並組有「暗殺委員會」，更利用政府派往泰國外交官員，以情報及款項接濟在泰柬邊境之山玉成，所以有解散國會，拘捕民主黨九議員之舉，另行成立國會，通過「鎮壓騷亂法案」（註十三）。這是一九五三年他訪問歐洲之前的柬共情形。

(五) 共黨對施亞努的圈套

施亞努使柬埔寨在日內瓦會議之前得到獨立，正是藉越盟以民族獨立口號對法國展開如火如荼的戰爭而助聲勢，而柬共的武裝活動與政治顛覆，也為他對法國的獨立要求，增強了不小的助力。到他爭取獨立的工作已告完成；贏得了舉國上下一致擁戴時，他既認為共產黨不僅不能篡奪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而取代其政權，且可加以充份利用，因而他承認非武裝共產黨是合法政黨，且對已犯有叛逆罪的共產黨人准予赦罪，武裝共產黨投誠，一律收編為國防軍。

依照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內瓦會議簽訂的越南停戰協定，柬埔寨須于第二年舉行普選，雖然已暴露身份的越共入東部隊在國際監督下撤離東境，但山玉成領導的柬共展開統戰，攻擊王權政治不合潮流，認為必須選舉新國會，

柬埔寨局勢的檢討與展望

修改憲法，改柬埔寨為民主共和國。一時國內政潮起伏，反對施亞努親西方外交路線，與攻王權的聲浪此起彼合。因此，他不得不於一九五五年三月宣告退位，由其父親蘇拉馬里特親王繼承國王（Norodom Suramarit），其本人則以在野之身，組織人民社會黨，以與民主黨、共產黨在大選中一較短長。同年九月大選的結果，他所領導的人民社會黨獲全勝，囊括了國民議會全部九十一席的議席，民主黨雖獲得百分之十八，共產黨獲得百分之十二的選票，都不足以取得議會中的席位。（註十四）

從表面看：柬共企圖以選舉奪取政權的陰謀，已完全被施亞努一舉粉碎，至于武裝叛亂的柬共，自楊嗣祖等率部向政府投誠後，亦早已潰不成軍。照理，施亞努在此種情況下，無須在外交上遷就中共而改變親西方路線。然而他正在此一期間訪問北平，與中共簽訂文化經濟協定。如果說他此行與簽約的目標在求兩面討好——實行所謂中立外交，而周恩來在萬隆邀他訪問時，既已暗示他不能接受美援，他從北平返回金邊後，在國會的報告中，于聲明中共同意無條件援柬後，並稱美國不能完全援柬，如完全依靠美國，國家便喪失了主權與獨立，但美援每年一億五千萬美元之中，軍援佔七千萬，故主張裁減常備軍四分之一（註十五）。可見他訪問北平，即已決定捨棄美國而遷就中共，這就不能不承認乃由于柬共已大量滲入他的人民社會黨，因而影響到他的外交決策所使然。至於反對親美路線以免喪失國家獨立主權的口號，已造成絕大多數人的錯覺，這當然也是促使他疏美親共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施亞努訪北平後對國會的報告，或可以解釋為顧慮美國將因其與中共交往而停止援助，但事後美方並未如他所料，柬政府反而要求美國改變以東元支付方式，迫使美國無法以美金支付而不得不停止美援，可見這都是共黨有計劃的陰謀，不達到美援停止的目的不休。如此方可脅迫施亞努對外一面倒向北平，對內縱容柬共。至美援停止，泰國與越南又對柬作非正式的封鎖，使其經濟貿易達到窒息狀態而無法解決，他乃不得不引咎下野，由副總理甘德繼任國務院總理，使美援恢復，越泰封鎖解除（註十六）。照理，他經過此一痛苦的教訓之後，應深悉與自由友邦關係惡化的苦果。曾幾何時？他又主動拒絕美援而與泰越交惡；若非受內外共黨脅持，聰明如施亞努，當決不會一誤再誤。

(六) 越南和戰對柬埔寨經濟防衛的影響

如果認為施亞努與北平交往是由于利誘，而柬埔寨得自中共的援助，卻是有限得很。從一九五六至六〇年他三次朝拜北平的結果：于一九五六年四月簽訂「貿易和平協定」，雙方每年的貿易額，不過各為五百萬英鎊。同年六月簽訂的「經濟援助協定」，由中共無償供應東方的物資，亦不過八百萬鎊（合美金約二千二百四十萬元），規定為幫助其農村、學校、社會建設及工業發展。以此微薄的援助，換得柬埔寨于一九五八年七月正式與之建交，而擁有四百餘人作為中南半島指揮中心的中共大使館，亦立即在金邊出現。施亞努的兩子並已送往北平而成為人質。（註十七）

至于柬埔寨與中共建交所帶來的損失如何？在外交上被迫與美國斷絕邦交，捐棄了每年一億五千萬美金的美援，由于柬共及左翼份子在中共駐柬使館指使下，挑起了對越南與泰國的舊仇新恨；因而化友為敵，使其一向仰賴作為東貨轉口地區長此封閉，對外貿易上的損失難以估計。所以柬埔寨的經濟情況，在最近數年，實已面臨崩潰之境。一般人都瞭解施亞努何以甘讓柬埔寨成為越共軍的庇護所？又何以與河內政權建交？其實這都是由于經濟的壓力所迫，使他不得不聽從中共及其左派親信的擺佈。

柬埔寨是農業國家，其農產品以稻米為主，每年輸出餘糧，一向以北越為主要市場——約佔總輸出百分之六十。自共黨統治北越後，東米只得另闢市場，但須由政府在美援項下予以出口補貼——由政府向農民收購餘糧，再輸往國外出售。美援停止後，政府既無力全部負擔此項糧米內購外售的差額補償，越共在東部隊就近購買軍糧，無論是從農民手中直接購買，或向政府倉庫中整批交易，均可無須補貼。據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」記者本年二月從東邊發出的通訊稱：東國農民將糧食運到東越邊境出售越共軍，其價格比政府公價高出一倍以上。何況北越又以高價向其購米以充民食。

越戰擴大——讓越共軍以東邊為庇護所，作整補基地及休養場，這對柬埔寨都是有力可圖的。所以三年前，施亞努坦白承認越共軍，多從前方入東渡假休息，並在金邊皇宮內，舉行隆重儀式，將七噸魚乾贈予越共軍代表以示慰勞（註十八）。至于他何以不顧慮到越共侵略它的疆土？這由于北平

與河內莫斯科均已承認了其邊界，因此他認為無須顧慮及此。可是越戰和結以後，柬埔寨的壓力也將隨之而來。在經濟上，他失去了越共軍數萬人的大主顧；在防衛上，越共軍是否會搖身一變而與柬共武裝合流？這是誰也不敢保證的。所以他要主動表示願與美泰復交，企圖恢復美援。於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在國會宣稱：要參加國際經合組織，世界銀行，重新加入亞洲開發銀行，以及鼓勵外人投資（註十九），接着指出越共軍在柬人數及駐地，要求美空軍入柬轟炸，都是為應付越戰結束後的東國經濟與防衛而鋪路。

(七) 必須掙脫內外共黨的束縛

當前柬埔寨最嚴重的情况，是柬共潛伏份子已滲透到黨政軍內部的高階層，內與武裝柬共外與中越共聯成一氣，聽從中共金邊大使館統一指揮。身任內閣總理兼執政黨祕書長的彭努德，便是此類人物中的要角之一。施亞努為了要修改一面倒的親共外交政策——準備與美國復交，乃不得不于去年十二月勒令他赴巴黎養病；將政權交由右派的第一副總理薩諾爾代行（註廿），即不難想見以左派姿態出現的共黨潛伏人員在柬政府的實力。如果大家不否認柬美復交工作從本年以來，進展迅速順利，這是出于反共的代總理薩諾爾的努力；我們便不能不承認此一工作面臨到正式談判階段時，施亞努的態度之所以突然轉變，必然他又是遭受到了共黨份子的脅持。反共與親共份子勢力的起伏，便是造成他在政策上左右不定，出爾反爾的主因。

柬埔寨的軍隊，由于當年收編了一部份柬共投誠武裝，和一度受柬共利用的反法反政府游擊隊，其間隱藏有假投誠的共幹，這是勢所必然的。由于越共假東境為補給站，這些部隊與越共軍私通，已經成了公開的祕密。據本年二月三日出版的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」透露：東軍為越共軍私運武器彈藥——由港口經過東軍倉庫，再轉運至越共軍前線據點交接，每日均有五百噸左右。至於為越共軍向農民收購米糧並指揮他們運至交接地點，這又是由柬共武裝暗中負責。

更值得重視的，是東軍為中共轉運的武器，不單是交給越共軍，柬共武裝也是接收者之一。據本年一月十日法新社金邊電稱，柬國警察在金邊某商店搜出大批手榴彈及地雷，店主且稱另有數卡車業已運出，由武裝軍人押運，施亞努在記者會上指出：此批軍火均是運交柬共發動叛亂的，其負責輸運

者，是受中共駐東使館所影響，且明白指稱中共是明交政府，暗中支持東共叛亂。又據四月廿四日美聯社金邊電稱：柬政府透露，「柬共游擊隊日來對政府軍加緊進攻，顯然是忿怒柬元首施亞努對美國復交的活動，而所使用的又都是中共武器」。在此種內外共黨聯合壓力下，施亞努將何以運用內外反共勢力而予以平衡？

不過柬埔寨是佛教國家，其文化乃與共產主義水火不能相容，施亞努在從法國殖民者手中爭取獨立的階段，以內除共黨，外抗法國的號召，喚起了全國人民奮起効力，果然使柬埔寨得到獨立安定繁榮，使他本人在人民心目中也成爲了民族英雄，其地位非共產黨人所可代替，所以共黨轉而運用他以圖謀逐漸使政權變色。想不到他甘入羅網，以致愈陷愈深，遂造成今日的窘迫情形。假如他能以壯士斷臂的精神，內除潛伏的東共與左傾份子，對外斷絕與中越共的關係，以堅強的反共態度而親主政權，必可立即獲得自由友邦

西班牙政局淺析

楊宗元

一 前言

從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，西班牙內戰正式結束，到今年的四月一日，正好是西班牙佛朗哥政府在西班牙統治的第三十年頭。三十年來，佛朗哥將軍爲西班牙帶來了免於被共黨統治的浩劫，同時亦爲西班牙帶來了政治經濟上的長期安定和繁榮。這種難得的情形，對於西班牙人來說，不僅值得驕傲，同時亦特別值得珍惜。所以佛朗哥將軍在今年元旦文告中便特別呼籲國人，要他們：保持信心，加緊努力，並且團結一致，來共同迎接這個西班牙的第三十個和平年。

但是，其所迎接來的却是許多對政府的不滿情緒，致使政府橫受攻擊，甚至於使國際的暴亂潮流亦趁隙而入，影響了國內的安寧。佛氏爲了早作防範，遂於今年的一月二十四日，建議並獲部長會議通過，頒佈一項臨時法令，宣佈西班牙全國進入緊急狀態。

現在，該項臨時法令雖然已於三月二十一日宣佈解除，但是由於這種情

西班牙政局淺析

與全國人民之勳。亡羊補牢，爲時尙屬不晚，否則在共黨套索之下，祇有任其宰割。想聰明如施亞努，在此緊要關頭，當能爲東國安危，選擇最有利的途徑。

註一：參見五十七年十一月路透社馬德里三日電。註二：見五十八年三月八日台北新生報載合衆社曼谷七日電。註三：一九五五年統計。註四：參見陳以令著「越南現勢」。註五：參見朱鶴賓著「東南亞新興國家」。註六：參見許子由著「東南亞獨立時代」。註七：同註五。註八：同上。註九：同上。註十：見五十八年四月五日「時代雜誌」。註十一：同註五。註十二：同註六。註十三：同註五。註十四：同註四。註十五：同註五。註十六：同註五。註十七：參見本刊五〇年十二月十日出版一卷三期吳春熙著「東泰絕交及其背景」。註十八：見五十五年五月出版之「美國時代週刊」。註十九：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香港「華僑日報」專稿。註廿：同上。

勢的發生，實已暴露出西班牙在三十年的安定繁榮之後，已經滋生出許多值得注意的問題。

我們知道，西班牙是歐洲反共力量中的主要支柱，同時亦是我們的忠實盟友，因此對於西班牙的問題，我們實在寄以最大的關注。現在就筆者所知試作簡單的分析。

二 現代西班牙的由來

要談西班牙的問題，對於西班牙政局的背景，也就是現代西班牙的由來，便須有一個粗略的認識。

西班牙這個國家，不但是歐洲的古國，而且亦曾是十六世紀時的世界霸主。後來歷經興衰，待至西元一八三三年，西王費南多七世（Fernando VII）去世，因無子嗣，傳位年甫三歲的幼女伊薩伯爾二世（Isabel II），而由女王母后波旁的克麗斯汀娜（Maria Cristina de Borbón）攝政。一八四三年，女王親政，惟當時民生凋敝，變亂時起，以致女王被迫遜位，而